



# 美丽凶险龙门滩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茂平



自古长江多险滩，127公里的江津段有大小险滩30多处，如灭虎碛、饿鬼滩、关阴角、令牌石、母猪浩等等，单听名字就令人惊悚。然而作为长江入渝第一险滩却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龙门滩，它位于江津区龙华镇，溯江而上，距江津城区约15公里。

《江津文旅志》将长江江津段分为九曲，龙门峡为第八曲，龙门峡由朱家滩、小滩子、龙门滩三道险滩构成，以龙门滩最为凶险。滩称磐石王，长约百米，高逾数米，分内滩盘、内龙口、大滩盘、外龙口、外滩咀五段，直插江心，横断长江。汛期水涨，磐石没顶，惊涛鼓涌，咆哮数里，船只不敢近。

龙门滩名字的由来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来自当地居民的口述，在龙门滩左侧石壁下有一洪水冲刷形成的石洞，洞口似门，洞内石壁有龙的图形，因此得名龙门滩。年长的居民说他爷爷小时候进洞中玩过，说来似乎确有其洞，但现在即便在枯水期也见不到石洞的踪迹。或许因河床上升，石洞早已填埋江底。另一个版本比较官方，清乾隆《江津县志》记载：“因滩水凶险，蜀王命工匠凿石梁为门，乡人以江水如巨龙穿门而过，因称‘龙门滩’。”无论哪个版本，龙门滩名字优美，寓意深远。在古代的传说中，有鲤鱼跃龙门化身为龙的故事，“龙门”就是不惧艰险勇往直前实现成功的象征。因滩建场，因滩得名。龙门滩岸边有龙门场，旧时没有陆路交通，龙门滩是繁华的码头，商贾云集，迁客骚人，多会于此，留下许多壮丽诗篇。

旧时龙门滩以凶险著称。民国本《江津县志》记载：“夏涨，船自上来，必先里许

傍北岸顺下，若逼近滩上，则无幸矣。”江水受龙门滩阻截，形成湍急巨流，回旋成三个大漩涡，名泡喷水、回塘水、簸箕水，常覆舟楫，船毁人亡不在少数。据记载，光绪十二年六月大水，川南盐商重载木船三只结伴下渝，过龙门滩同陷外滩漩涡，三船尽碎，淹死客商、船工四十二人，救生红船捞起遗体二十七具，余尸漂流。民国八年伏秋大汛，渝沪间载客揽船误入内龙口暗礁，全船三十一人，仅四人被救生水手驾舢板救起，二十七人溺毙。

当地秀才郑颉悯滩险溺毙频仍，于道光初年，捐铁桅立主滩石上，高悬“龙门险滩”四个大字，以警行船，其为县境内最早航标，然屡被重载货船撞折，足见行舟失控撞石之频。继有张有顺、潘致和等募金改设可拆卸木桅，立夏竖、霜降收，覆舟之祸稍减。然汛期大水仍时有破船溺人，便有多人组成救生会，设置红船，洪水时在江中警戒，营救江中失事船只上的乘客，并捐款购买鹅卵石为遇难者葬地。每遇洪水季节，救生会即派人到上游郑家梁鸣锣高喊：“下有险滩，往北岸推，谨防滚滩。”

往事越千年，人们对龙门滩的治理世代鼎力，更是对龙门滩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先后对龙门滩周边水域的暗礁、浅滩进行炸礁疏浚，外滩咀三大漩涡平缓许多，设置航标，船只昼夜安然通航，海难事故极少发生。上世纪90年代初，在龙门滩上游约一公里的小滩子上用条石铺砌呈“7”字形的拦水坝，筑坝束水，将分散的江水引向外滩咀，增加河道深度和通航能力。拦水坝呈梯形，长约四百米，宽约三米，高出枯期水面，枯水可束水，涨水可行洪。

从此，龙门滩不再凶险，华丽转身成为一道亮丽的水文景观。如果把龙



江津区龙华镇段龙门滩

门滩比作一只臂膀，它的腋下是宽阔的丁家沱，这片水域建有长江上游最大的人工鱼巢。龙门滩直抵江心，将水经逼向北岸，滩下南岸便形成大片回水水域，水域水势平缓，水底砂砾礁石众多，远离了水经和航道，几十种珍稀鱼类在此繁衍生息。每到春天，站在丁家沱岸边放眼望去，清澈的江面上，人工鱼巢沿江面铺展开，借助竹竿的浮力，像一块块绿色的毯子，整齐覆盖在江面上。成群的鱼儿在鱼巢上翻滚产卵，江面波光粼粼，蔚为壮观。

春和景明，这是登龙门滩的最佳季节。登上龙门滩，会发现滩脊上有众多漩涡，最大直径约两米，深约一米。这是漩涡裹挟沙石造就的自然杰作，无不让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上滩脊，还会看见几处水文题刻，每遇长江水位最低年份，人们便在滩上刻下水位线，以示后人

对水的敬重。若遇上枯水期，还可以踏过外龙口来到外滩咀上，近距离接触江心。巨流冲撞岩壁，涛声滚滚，白浪滔滔，碧绿的江水与湛蓝的天空交相辉映，翻腾的白浪恰似天上的白云，无尽的油菜花沿江岸缠绕天际。伫立滩头，让人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吟颂古人的诗篇，迎江水西来，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转过身，望浪涛东去，又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时有满载集装箱的船舶掠滩而过，船从身边过，人在水中央，向船只挥手，船只拉响汽笛问候。在这里，还会欣赏到合力推船的场景。拦水坝束水湍急，阻力巨大，上行船舶靠自身马力无法前进，这时，停靠在龙门滩上的推船就会开足马力迎上前去，船头顶上上行船舶的船尾，两船合力勇闯潮头。龙门滩，古有纤夫拉滩，今有合力推船。

若是七月，龙门滩又会呈现另一番景象。涨水时节，当江水穿浩，外滩剩下约三分之二的石梁浮于江面，站在岸边高处就能看到石梁变身神龟，神情自若地看着滔滔江水，仿佛对一江洪水不屑一顾，来去自如，令人惊叹。当河水继续上涨，磐石完全淹没江心，江流翻滚石梁，洪峰高出丈许，水雾弥漫，吼声如雷，龙门滩俨然变成出海蛟龙，乘风破浪，势不可挡。

龙门险滩，总让人心生敬畏，却又给人一种力量，那是磅礴的力量，一往无前，滔滔不绝。



# 观念的牢笼与翅膀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海燕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被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著名的一场辩论。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从惠子的认知看，人和鱼是两种不同的生物，鱼怎么可能有人人的欢乐、悲伤。从庄子的认知看，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因为我感到快乐所以鱼也快乐。因为人的观念不同，便有了传世不朽的濠水桥梁之一边观鱼一边辩论的汇集思想与景色最唯美交锋的画面。所以观念成就了人类和人类伟大的思想。

“观念”，一词，最早源于唐朝“物物斯安，观念相续”，指“观察念头”，后逐渐演化为人对事物主客观认识的系统化与集合体。观念是我们大脑对外界现象的一种反映、生成与重组。现实中，人的观念

会有很多种，千千万万、千奇百怪、各有千秋，终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一篇文章、一部电影、一首音乐，当与人和人心链接时，人都有各自的观念，各自的喜好。就像有人喜欢电影《长安三万里》大场景诠释的理想和豪情，有人喜欢电影《爱乐之城》小切口表达的梦想与热情。

写散文，我时常会思索到底什么是一篇好的散文？余光中说：“散文要情、理、意、事、景、物六项兼备。”季羨林说：“写散文决不能平铺直叙与记流水账，要炼字、炼句、炼篇。”铁凝说：“散文里没有规矩，文学没有边界。”文友说：“写散文，不能简单地用逻辑语法用病句来定义。”听来，说得都非常有道理。于是，怎样写好一篇散文，到底是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欣赏。

去年我参加了重庆市散文学会年会，会上一位文友在致辞环节时，抛出了一个问题问大家：“散文到底应该是写实，还是写虚？”于是，这个问题调动与引发大家的无尽思考，会场忽然就像炸了锅似的异常热闹。我也在思索，这个

既看上去很熟悉又好像忽然有点陌生的问题。有的人认为散文应该写实，

须来源于生活，不应该空中楼阁地编造；有的人认为散文可以虚构与加工，来理想化地呈现。也有人认为要分情况，纪实类散文应该真实，而抒情散文和哲理散文是可以虚构的。所谓观念，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统一的答案。有时候就如同西方的哲学，只关注提问题本身，而不关注答案，所以总会让人一直不停地思考。

很多人常说散文比起诗歌、小说，进入的门槛太低，人人都能写。在我看来，要写好一篇散文，并不容易，看似人人都可以写，都可以聊上几句，但真正能写进门道、点到关键处并非易事。一篇散文，既要有思想，也要有文笔；既要小处着眼，也要大处泼墨；既要华丽优美，也要质朴无华；既要有道的格局，也要有民的地气；既要博览群书的功底，也要样样懂懂才能；既要画面场景细节的铺陈，也要语言思想文字的协调。散文最忌走向两个极端：一头悬空，无病呻吟；一头繁琐，事无巨细。

在我国现代诸多文类中，散文是受西方影响最少的一种，也是最贴近民生和人生的文体。钝于言说而敏于心灵，将天地之道作为散文的特色，自古就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欧阳修的《秋声赋》表现尤为突出。一篇散文，当有了对天地之道的关怀关心，才不至于落入狭隘、肤浅、自私的观念。也即欧阳修在一篇散文《答吴充秀才书》中提出的“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学大家，集大成。为了把散文写好，我时常会读一些名家、大家的散文，看看他们的风格、表达、主题，为自己带来一些新的领悟、灵感。一篇散文，若能有冰心的优美、巴金的流畅、鲁迅的深邃、朱自清的学贯中西，一定不失为一篇好散文。一篇散

文若是读了半天，总是无法打动读者，总是无法有兴奋点，始终是有些缺陷或者遗憾的。最近我读了萧红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非常喜欢萧红的稚拙气韵与调皮可爱，她把鲁迅先生写得活灵活现，人物非常饱满与立体，让人爱不释手。以前我一直认为萧红是专长小说的。所以旧有的或者既定的观念，会时常锁住我们的认知，使得我们无法有全新的提升。观念，是势如破竹的成见，是锋利无比的定见，可以回想，但不可以长久的逗留。

黑格尔把人的精神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而人的观念，确是自由的、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一种观念，会时时刻刻运用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人际中，且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持久性、稳固性、片面性。我们所要做的，是善于去打破观念，游刃有余地去驾驭观念，不被观念牵着鼻子走。仔细想想，往往阻挡个人成长成熟成功的因素，常常是困于自我的“三化”，即思想的僵化、认知的固化、观念的老化。人的蓄力，是一个绵绵无期的周期，纵观整个人生过程，从未有结束，且永远是重新开始与不断累积。对观念的尊重、敬畏、直视，才能更新自己不断生起的每一秒的念头，不让念头、情绪引发的观念制约我们的一生，是人间的正道。

天地有大美，道在不停地变化、孕育、生成，唯有时间轴会给出最完美的答案。《庄子·齐物论》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愿我们的观念，能在一篇散文的边界里所向披靡地散步，能在天马行空的思想里一往无前地恣意遨游！

